

玉劍

豹文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玉劍

豹文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剑 / 豹文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059-8484-4

I. ①玉… II. ①豹…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2149 号

书 名	玉 剑
作 者	豹 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卞正兰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484-4
定 价	3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 一 章	天地山庄	1
第 二 章	齐聚大都	14
第 三 章	天牢之声	42
第 四 章	失忆少年	56
第 五 章	不传秘籍	74
第 六 章	广林雀儿	87
第 七 章	盟主密函	102
第 八 章	赤色婚宴	116
第 九 章	东征扶桑	130
第 十 章	孤岛丑女	144
第十一章	善有恶报	159
第十二章	八月十五	173
第十三章	无名小派	188
第十四章	阴谋诡计	203
第十五章	真假道士	217
第十六章	白狼大侠	232
第十七章	水落石出	248
第十八章	鹿死谁手	261
第十九章	香山埋剑	276

第一章 天地山庄

松针难阻涟涟雨，树叶易挡皑皑雪；
静水能藏千仞山，逐波可载万斛船。

元朝初年，太行山中一位道长大步前行，口中兀自念着诗，道童紧跟在他身后。其时正是春夏之交，道童走得大汗淋漓，手中扇子不停地扇着。那道人却是气定神闲，显得一身清凉自在。

道童听了那道人吟的诗便问道：“真人，您这诗是什么意思？”

那道人乃是武当派开山掌门人张三丰。

张三丰说道：“这乃是我武当太极圆通之理。”

道童一脸疑惑问道：“何谓太极？”

张三丰道：“太极变化万千，世间万物真相往往不容易被人看穿，你看松针无法挡住雨水，但却能撑起厚厚的积雪，这雪化掉便又变成了水，形虽不同但却是质同，那便是我派太极神功的练功精要。”

那道童听后似乎恍然大悟，说道：“真人，咱们武当一派的太极功便是形不同质相同了？”

张三丰一笑道：“真儿果然聪明，太极拳以柔克刚，虽然看起来柔弱无力但使将出来威力巨大。”

道童好奇道：“一会儿真人便要用这太极神功和人比试吗？”

张三丰笑道：“我和那位故人有十年之约，不动手是最好。”他说完后嘴里兀自念道：“就算当真动起手来，这太极神功也未必能胜得过那人。”

两人说着来到一座山峰脚下，那山直耸入天。道童见了叹道：“真人确定有人住在这峰上？”

张三丰抬头望了望峰顶道：“有天有地相交之处便是‘天地山庄’！”



道童问道：“天地山庄？咱们要找的人便住在那天地山庄里吗？”

张三丰也不答话，将道童负在身上运起轻功在山壁上攀爬纵越，真儿被他背着如同腾云驾雾一般，低头往下看去见树林变得愈来愈小。张三丰如此在山间攀爬了良久，终于到得山顶。

两人上了山顶只见眼前出现一座大宅，门上牌匾写着“天地山庄”四个大字。

张三丰喜道：“就是这里了，你且退到树后等我。”真儿自是退到一旁不说。

张三丰来到庄前敲了几下门，见良久无人出来开门，便朗声说道：“武当派张三丰拜见米弓笑米庄主！”他说话之时运上了气功，声音虽不大，但这几个字清清楚楚地传了进去。

这米弓笑乃是当今武林盟主，当年打遍天下无敌手，武功号称天下第一，但近两年来却再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

武林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这武林盟主每隔十年一选，各大门派都要推举一位武功高强且人品出众的人，胜者便可接到“凡人令”。这“凡人令”由武林盟主代代传下，得“凡人令”便得武林盟主称号。

十年前米弓笑与白狼大侠在黄山曾大战四天四夜，最后白狼大侠终究不敌米弓笑的“天地神剑”，以一招之差败了下来。可那一战却不是为了争夺武林盟主，乃是为了博女子一笑。

女子名叫黎雪，是福瑶岛的岛主，她拥有雪一般白的肌肤，乌丝一般黑的长发，不知多少英雄豪杰为她痴迷。黎雪真正喜欢的是白狼大侠，可无奈白狼大侠风流成性，全然对自己没有感觉。黎雪黯然神伤，从此在武林中销声匿迹。这几年来，武当派成长迅速，张三丰更是以道家玄理为基础悟出一套太极神功。眼看十年之期将近，张三丰便成为下一届武林盟主的最大热门人选。此次他千里迢迢从湖北而来，正是为了约战米弓笑。他到了庄前心中万分激动，只想会一会这“武功天下第一”的武林盟主。不料他见庄里无人，心中登时失望万分。他猜想米弓笑必是有事不在庄内，可转头又想：若庄主出去办事怎的连仆人家丁都不在庄内看家护院？当下只得先携着真儿下山，再从长计议了。

两人下了山峰，在山中走不多时见山道上走来一名挑柴老者。张三丰



走上前去拱手问道：“这位老伯，贫道向您打听个事，这天地山庄的人都去哪里了？”

那老者听到“天地山庄”四个字脸色立变，急忙背着柴火就跑。张三丰见对方举止有异，伸手轻轻一抓，说道：“老伯不要如此惊慌害怕，有何难言之事尽管告知贫道。”那老者被张三丰这一抓立时不能动弹，他心中更是惧怕得要命，急忙说道：“小的实是不知道长说的什么天地山庄，还求您放小的一命吧。”

真儿叫道：“老儿无知，不知我们武当张真人武功通神，你有什么事尽管告知真人，他自会帮你。”

张三丰见这老者半信半疑，举手向身边一棵小树拍去，只听“咔嚓”一声，碗口粗的小树被他齐腰打断。

那老者看了心中对这道人更是畏惧三分，忙道：“不敢，不敢，小的把知道的全告诉道长。”

张三丰道：“老伯不要怕，有什么贫道能帮的在下愿助一臂之力。”

那老者似是不堪回忆，过了片刻才颤声说道：“我们村就在这山脚下，虽然生计辛苦，这几年过的也算太平无忧，不想最近几日山上闹鬼了……”

张三丰“咦”了一声，心想：“米庄主乃一代大侠，他绝不会戏弄山下居民，莫非有强敌到来？”

挑柴老者继续说道：“夜里我们上山常听见鬼叫，去查看的人全部有去无归，连尸首都看不见。到得夜里家家户户紧闭大门，生怕恶鬼闯入家门……”张三丰听到这里心想：“这世上哪里会有鬼，多半有高人来访。”便假装问道：“哦？当真出了鬼？”

挑柴老者道：“多半就是鬼了，晚上你若出去查看必是有去无回，只有待在家中。”张三丰听了只觉此事奇怪得紧。他再向挑柴老者仔细打听，那老者显然是谈虎色变，知道的也是有限。张三丰越想越是好奇，便和道童装作收妖道士，住在了老者家里，待夜幕降临再出来打探。

老者名叫王木三，他见张三丰武艺高强，认定他必会收妖之法，见他们执意帮助收妖自是感激不尽，好饭好茶相待二人。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张三丰换上夜行道服，背上宝剑，准备再上山去查看。

张三丰将真儿留在王木三家中，独身一人向山上奔来，他想查出到底



是何人装神弄鬼，便只拣偏僻小路走，他此时一人上山便更快了，走了片刻便来到了山后。

忽然间他见一道绿光隐隐约约远处飘动，心中想：“那王木三说的并非假话，看来事情却有蹊跷，且过去看看是何人在那里装神弄鬼。”

他迈开大步向绿光走去，张三丰多年悟道，气功修为已是颇为深湛，他行得虽快脚下却无一点声息。可那绿光却也飘忽得异常迅速，张三丰运起气功急行了几步离那绿光进了几尺，可那绿光也随之加速，张三丰如此试了几试始终追它不上。便在此时，一声怪啸从另一个山头传来，那绿光似是和怪声配合，忽起忽落，异常鬼魅。张三丰大奇，心中只想：“难不成世上真的有鬼？今日倒是不可轻敌。”张三丰料想对头必定难斗，右手反扣剑柄准备随时发力。

突然怪啸声止，绿光也消失了，四下变得漆黑一片。张三丰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似乎除了虫叫，一切平静如常。

忽然一个极小的话音传入他耳里，他气功高深，眼明耳聪，只听黑暗中一人轻轻说道“那里”两字。紧跟着一枚暗器破空向自己袭来。

黑夜中张三丰借着月光看见一件黑物飞来，急忙一个筋斗躲过，脚刚落地便有一条黑影向自己扑来。他不敢轻敌，当即出剑相迎，只听“铛”一声，兵刃相交。张三丰身子一晃，对方也是“咦”了一声，轻身飘开。那人尖声问道：“你便是米弓笑？”

张三丰刚才与他兵刃相交便知对方丹气不弱，却不知这等高手深夜出现于此所为何事。

那人身旁突然亮起绿光。张三丰这时方看得清楚，一个中年汉子手中提着一盏绿灯笼，灯笼上写了一个“神”字，看这灯笼像是铁器打造，乃是一件兵器。刚才交手之人身材瘦高，手里拿的是一根黑黝黝的笛子，想必那怪啸便是这人吹笛发出的声音。两人并肩站立，当是一起而来，武功也该相若，光那吹笛人便已难对付，加上这个提灯笼的，当真动起手来今日便不好脱身。米弓笑是当今武林盟主，不知和这两人有何关系。自己堂堂武当派掌门，虽然身处险境，又怎能临阵退缩。

想到此节，张三丰眉头一皱朗声说道：“武当掌门张三丰，不知两位高人找米弓笑有何事？”

那两人听了显然都是一惊，相互一望，拱手齐声道：“原来是武当山紫霄宫张真人张兄，失礼失礼。”

持笛人接过话说道：“在下归敌，这位是我师兄沈亮。”说罢指了指那打灯笼的汉子。那沈亮向张三丰一拱手，也不说话。

张三丰心想：“这两人名号在江湖上我可从没听说过，看他们武功如此高强，倒也不可小视。”

归敌见张三丰脸有诧异之色，心中早已想到，当下哈哈笑道：“我师兄弟俩不问江湖世事，自不如张真人的武当派名震八方了。”

张三丰道：“不敢不敢，小小道观清修之所而已，两位若要找米庄主有事，为何杀害无辜村民？”

归敌脸色一变，忙道：“张真人也是为此事而来？没想到此事已如此严重……”

此言一出，张三丰大惊道：“此话怎讲？贫道今日特来拜访昔日故友，听说附近无辜村民莫名其妙失踪，难道这一切不是二位所为？”

沈亮突然“哼”了一声，说道：“就算是我们杀的，你能如何？”

归敌忙道：“师兄莫急，张真人也是想查个水落石出，这其中必有误会，待我来慢慢告知。”

归敌举头向夜空望去，长叹了一声说道：“当年白狼大侠与米弓笑在黄山之巅大战四日四夜名动江湖，好生令人羡慕，米弓笑胜后接过‘凡人令’从此成为武林盟主，这是江湖中人众所周知的事。”

张三丰道：“是的，米庄主武功深不可测，这‘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当之无愧。”

归敌道：“他武功虽尊为天下第一，可最近几年江湖中却不见他的踪影，如今群雄并起，人人都道：‘南北两大帮，东西各一派’，各自雄霸一方，张真人的武当派便是这东西各一派中的西派，大有与少林寺并驾齐驱之势。”

张三丰道：“不敢，不敢……”

归敌继续说道：“不知张真人听没听说过‘黑白岛’这个名字？”

张三丰想了想说道：“贫道从未听过，听这名字似乎不在中原。”

归敌道：“不错，近两年几大门派的镇派之宝全都神秘失踪了，门下弟子没有一个能说出是谁偷走的，就像闹鬼一般。起初我俩以为只是个别



门派出了内贼，不想就连少林寺这等大派也未能幸免。我们一路打探消息，也没能查到丝毫线索，直到有一天我俩收拾家师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手迹，上面家师写道：‘东海有岛，黑天白地无常态。主人有怨，他日归来乱武林。’我俩仔细琢磨家师这段话，猜想那黑白岛上的主人当是一位武功非凡的大高人，若此人当真存在，那便有最大嫌疑。我俩想去那黑白岛一走，可家师并未记录这岛屿坐标位置，而当今武林也少有人知。我两人想到武林盟主米弓笑，他武功卓绝能力通神，定能想出办法解决此事，不想昨日来到此地，这天地山庄早已人去楼空。”

张三丰道：“二位也是近日来到这里的？”

归敌道：“是的，我师兄两人只比道长早来一日，是以，我俩认为张真人也是为了此事而来。”

张三丰这一惊可不小，叫道：“不好！”急忙向山下奔去。

归敌、沈亮二人紧随其后，三人奔到王木三家前，张三丰双手一推，屋门应声而开，张眼望去，屋内空无一人，他屋后山前寻找了一番也不见道童真儿和王木三的影，他一拍大腿，叹道：“这次也太粗心，上了当！”

张三丰将事情经过告知了归、沈二人。归敌道：“这茅屋我师兄弟俩昨日倒是来过，主人早已失踪，想这王木三必是可疑，张兄确定此人不会武功吗？”

张三丰叹道：“当时贫道确实没发现此人会任何武功，如若真是他所为，那……”说到此时便说不下去，想到真儿是自己收养多年的孤儿，不禁为他担起心来。

沈亮突然道：“莫非这个王木三与黑白岛之间有什么联系？”

归敌道：“当今之世，能进出各大门派偷取宝物却又不让人发现的屈指可数，而米庄主与张道长又不会去干这种事，只有那‘黑白岛’主人有此本事。”

张三丰突然问道：“两位从不问江湖之事，为何今日要出手相助。”

归敌、沈亮互相看了一眼，只听归敌道：“实不相瞒，玉剑重出江湖，我师兄弟两人对此十分担心，恐怕武林中即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张三丰仿佛想起了什么可怕之事，脱口说道：“玉剑？难道是那个传说？”

归敌沉吟了一声道：“看来张真人也听过这个传说，不错，就是传说中的那把上古神兵，听说那玉剑具有灵性且无坚不摧，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家师祖上代代便是这玉剑的守剑人，玉剑本埋在骊山一处墓葬之中，数年前蒙古人攻到骊山，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得知这玉剑的事情，强硬开墓将玉剑夺了去。家师守剑失职，无奈之下自刎谢罪，我俩当时年岁尚小，但我们发誓日后武功大成定要追查出这玉剑的下落。”

沈亮此时突然开口说道：“祖辈相传，每逢玉剑重出江湖，必将会给武林带来一场腥风血雨，今日江湖中接二连三发生怪事，我俩有责任代家师查出真相，找回玉剑。”

张三丰道：“既然这玉剑被蒙古人夺了去，现下定在朝廷手中。”

归敌叹气道：“这便是我们所担心的，张真人有所不知，这玉剑装在一个青铜宝匣之中，要想打开这宝匣需破解上面的机关，寻常人原是难以打开。可蒙古帝国如今称霸天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想来便是因为得到这玉剑的原因了。”

张三丰哈哈大笑，道：“这小小的玉剑就算再厉害也只不过一把，怎能帮助蒙古称霸天下？”

归敌摇了摇头，说道：“这此中细节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从未有人打开过宝匣。这也是我们想寻找的答案。此次与张真人相见真是三生有幸，今日一别不知何日相见，若我师兄弟二人查出真相必亲上武当山告知张真人，还请道长路上多多小心。”说罢两人拱了拱手。

张三丰还礼道：“客气客气，两位多多保重。”

当下三人作别无话，张三丰连夜骑快马赶回武当山，到得第三日中午，他觉肚中饥饿，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酒馆，便下马入座叫了碗面。吃不多时，只听门外一声马叫，紧跟着一个声音说道：“酒保快取茶水来。”

张三丰一惊心想：“听这人中气十足，字声平转，显然是位气术高人，这一次下山倒是开了眼，当真世上高手辈出。”

门口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张三丰看那人乃是一位年轻道士，约莫二十来岁年纪，眉清目秀，挺拔玉立，一副仙风道骨之相。虽同穿道袍，可比自己显得多了一分大家风范。

那道士一进酒馆便向屋内扫了一眼，他与张三丰四目相交，停留了片



刻便即入座。

张三丰更是惊讶，心想：“这么一位气宇不凡的年轻道士，却有如此功力，倒是不易。”

只听那道士向酒保问道：“敢问此去大都还有几日路程？”

酒保笑道：“呵呵，道爷，您是今日第七位询问此事的人了，此地向东北走还有月余的马程。”

那道人“嗯”了一声，喃喃自语道：“离朝廷的‘玄武大会’时日不多了……需当加紧脚程。”他这几句话虽然声音轻微，但张三丰听得清清楚楚，当下寻思道：“朝廷举行玄武大会，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名堂。”那道士喝了几口茶便上马扬长而去。

张三丰赶回武当山一路无话，刚进山门，弟子便跑来道：“掌门可回来啦，福瑶岛的人等您已有多日了，现在他们正在上清殿恭候掌门呢。”

张三丰心中一动想：“福瑶岛和我武当互无来往，今日突然派人来见我必有要事。”他来到殿中，只见一位姑娘坐在席上，身旁站着两名女弟子，那姑娘杏眼薄嘴，端的是标志美丽。

张三丰一时看得出神却忘记行礼问候，那姑娘见张三丰如此盯着自己，脸不禁登时红润起来，马上站起微微躬身说道：“尊驾可是张真人么？在下福瑶岛黎岛主座下侍女‘凤灵’，特有要事与真人相商……”

张三丰还礼道：“凤姑娘幸会，不知黎岛主近来可好，众位远行来此有何要事与贫道相商？”

凤灵道：“岛主她老人家很好，不过……”

张三丰忙道：“不过怎样？”

凤灵续道：“这就是我要和张真人商量的两个要事之一，我们福瑶岛镇岛之宝‘霜葵’被盗了……”

此话一出，张三丰心头又是一震，心中想：“果然又是此事！”

只听凤灵叹道：“这一年江湖传出几大门派镇派之宝相继被盗，就连少林寺的‘达摩舍利子’也被盗走了。作案之人必将在偷盗之地留下作案线索。那人在少林寺达摩堂佛像上写下‘霜葵宝剑’四字，少林寺派僧人连夜赶到福瑶岛通知我家岛主，我们得知消息后日夜派人重守‘霜葵’，没想到还是被那人盗了去。”

张三丰奇道：“福瑶岛高手如云，怎的还让那人得了手？你们可见到那盗剑之人的长相？”

凤灵缓缓摇了摇头说道：“我们连个人影也没见到，更可恨的是此人不但武功深不可测，为人更是猖狂至极，他在我城墙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张三丰心中早已猜到几分，但还是问道：“什么字？”

凤灵道：“武当《太极经》！”

张三丰心想：“这人果然猖狂至极，如此说来，不几日他便会来我武当山盗经。”

他对凤灵说道：“多谢凤姑娘通报，不瞒你说我前几日也是遇到了一件怪事。”

当下他将天地山庄所遇之事与凤灵说了一遍。

凤灵惊讶道：“原来还有这种奇闻，看来这‘黑白岛’嫌疑最大，也不知米庄主是否平安。”

张三丰道：“米庄主武功天下第一，我想不会有事。对了，凤师妹还有一事没说。”

凤灵“嗯”了一声说道：“是的，这第二件要事就是下月初八在大都举办的‘玄武大会’，忽必烈邀请天下高手到场展示神技，胜者便册封为四品御驾护卫，说这‘玄武大会’其实便是个‘选武大会’，想那大汗对武功如痴如醉，定要选几个武林高手为朝廷卖命。我家岛主也已收到朝廷请帖，张真人这几日不在武当山想必也不知道，朝廷给贵派也发了请帖。”

张三丰道：“多谢凤姑娘告知，我闲云野鹤一道士，对这些封号早无追求，到时大会之上我自有分寸。”转念道：“原来那俊道人所言的‘玄武大会’便是这个。”

凤灵向张三丰道了别，带着弟子去了。

张三丰将《太极经》放在自己屋内，日夜不离身。他想：“常人偷盗都是唯恐被知，此人却如此张扬，倒是少见。”他不禁又挂念起真儿，如若抓住这盗贼，真儿的下落便有了几分希望，想到此处，精神为之一振。

一日又一日过去，眼看玄武大会之期将至，可那盗宝之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张三丰反复思索只有先去玄武大会，他将《太极经》带在身边，嘱咐好门下弟子，自己只身一人离了武当山。

一路行来见江湖人士渐多，这日张三丰来到元大都的顺承门外（现今北京宣武门）。

大都古称幽州，自元朝改称大都。张三丰见大都城墙高耸，城门巨大，端的是气派非凡。算来后天便是“玄武大会”，此时天色已晚，便找了家客店住了。

张三丰自幼吃苦好学，最终悟道开山立派成为一代宗师，可他却从未来过如此繁华富贵之地，第二日一早便上街闲逛。忽然一行马队飞驰而来，街上百姓见那马队来得风驰电掣，纷纷都向一旁闪躲。街中央一个孩童正在玩耍，浑然不知烈马奔到。那马队奔得猛，速度丝毫不减，眼看就要撞到那孩童。张三丰见势不妙，闪身来到孩童身旁一把将他抱起，此时那领头白马也奔到身前，他情急之下运起太极功，身子如同陀螺一般在马身上一贴一靠，那大马奔得快，冲力何等巨大，不想被张三丰这么一靠，全部惯力都自己吃了，大白马被这巧劲一带，四蹄不稳便倒了下去，后面跟着的几人见领头的马突然摔倒，急忙纷纷勒马停步。那白马上的男子被甩得飞了出去，摔在地上吃了一嘴土，他急忙跳了起来骂道：“谁敢挡老子的马！”

张三丰瞧那人是位年轻公子，身着一袭黄衫，其余马上几个人也是同样打扮，他突然心中一动抱拳说道：“原来是崂山派的大侠，贫道武当张三丰，刚才为救人命也只好出手，还请崂山派多多谅解。”

崂山派众人听了此话都是一惊，那年轻公子将信将疑道：“你便是那个被推举出来竞争武林盟主的张三丰？”

张三丰笑了笑说道：“武林盟主云云都是虚名，还要请教公子大名。”

街上百姓见张三丰救了小孩都是一片鼓掌叫好，那公子见众人起哄，脸面无光随即破口大骂道：“起什么哄？起什么哄？我是大汗邀的贵客，谁再起哄就要吃苦头！”

说罢转头看了看张三丰，他见这道人穿着邋遢不修边幅，身形又瘦又高如同风中一根稻草一吹便倒，心中想道：“想那武当派威震天下与少林寺并驾齐驱，平时掌门人出行定当威风八面，怎的这一代宗师只身一人，穿的又是如此破破烂烂，莫不会是个骗子？”

他有意想试探一下张三丰是真是假便说道：“原来是张真人，在下崂山派薛平这里有礼了。”

薛平一边说一边走到张三丰身前，突然他猛地伸手向张三丰推来，哪知手掌刚一触到对方身体便如同插进棉花之中毫无力点可用，张三丰借着他的推力身子又是一转，肩膀在他身上一碰，薛平只觉一股大力撞了过来，身子直飞了出去，他急忙气沉丹田在空中翻了个跟斗这才落地，谁想双脚刚一着地一股后劲随之而来，一连后退了七八步，终于扑腾一声坐在街角的一个菜筐里。薛平又惊又怒，跳起来又是一通破口大骂，好在他并没有受伤。坐在马上的几人大惊，纷纷拔剑下马，突然街上笑声四起。

只听一个娇柔的女子说道：“好一个崂山蛋剑！”

原来薛平落在筐里，把一筐鸡蛋压破了，蛋黄便粘了一屁股。崂山派的“弹剑”名震江湖，这女子却将“弹剑”说成“蛋剑”。薛平是崂山掌门一脉单传的儿子，平日里被老子宠坏了哪里受过这等羞辱，可他自知和张三丰武功差得太远，站在原地又羞又气哪敢上前，当真是尴尬到家。

张三丰拱手说道：“原来是崂山派掌门薛华琴的公子，得罪得罪。”心中却想：“崂山薛华琴武功高强义薄云天，怎的儿子如此混赖，想是被宠坏了。”

众人这时向那说话的女子看去，见她身穿海蓝色丝衣，正是福瑶岛的凤灵，她旁边跟着十来名女弟子，另有一位年轻道士站在她身边，张三丰认得此人，正是那天他在酒馆中所遇的俊道人。

张三丰笑道：“原来福瑶岛众位女侠也到了，怎的不见贵岛主？”心里却想：“不知那俊道人如何与福瑶岛走在一起。”

凤灵忙道：“我家主人还有些杂事要办，约好在大都相会，她明日便会赶到，多谢张真人关心。”

崂山派众人见这道士果真是张三丰，自知武功差他太远，谁还敢上前挑战。

薛平怒道：“牛鼻子张三丰，今日我且不与你计较，待后日‘玄武大会’一并算来。”说罢众人收剑上马走了。

凤灵嘴一努嗔道：“这崂山派越来越是嚣张，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她话音刚落那俊道人便上前一步鞠躬行礼道：“小道玄隼今日得见武



当张真人神采，实是三生有幸，张真人艺压崂山派，果然名不虚传！”

张三丰还礼道：“道兄幸会，艺压崂山派不敢当，若是薛华琴掌门亲来，贫道未必能胜得过他。”

凤灵道：“对了，我还没给你引见这位玄隼道兄呢，此地不宜谈话，咱们找一家酒楼坐下慢慢说来。”

凤灵叫福瑶岛众弟子先行回了客栈，三人刚要离去，只听街边一个书生摇头叹道：“浪费了这些鸡蛋，呜呼哉，可惜也。”

三人来到大都第一酒楼“全聚楼”，这里平日接待的都是南来北往的商客，此时倒是挤满了各门各派的江湖人士。

三人上了楼，在一处角落里坐下，叫了一壶茶便聊了起来。

张三丰问道：“玄隼道兄，我曾见过你，不知你是怎的认识了凤姑娘？”

玄隼惊讶道：“哦？张真人见过我吗，那可巧了，天下真小啊。”

凤灵抢道：“玄隼大哥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三丰奇道：“此话怎讲？”

凤灵续道：“那日我们离了武当山一路北上赴会，不料行到燕郊附近遇到了江湖闻名的采花贼鹤孤飞，我们姐妹中了他的道儿，险些清白不保，多亏玄隼大哥及时出手打跑了那淫贼。”张三丰拍桌怒道：“天子脚下竟敢如此放肆！听说这淫贼常在江南作案，怎的也来了大都？”玄隼道：“这鹤孤飞虽不敌我，但武功也高强得紧，这次没有擒住此人，以后再抓他可就不易了。”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得正欢，邻桌突然来了几个青衣汉子，只听其中一人说道：“什么‘乌龟大会’，朝廷拿我们这些武人当猴耍，要不是怕皇帝老儿灭我的门，我早……”

“霸兄切勿生气……”旁边一个瘦子打断壮汉，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续道：“霸兄，你有所不知，少林、崂山、君子等各大帮派高手现今均已在大都，你可知这‘玄武大会’搞的什么名堂？”

那壮汉道：“皇帝老儿要请，谅他哪个门派敢不来么？”

那瘦子道：“霸兄说的对，但此只为其一，你想只有皇帝老儿请，各大门派让一些二代弟子来也就是了，怎的各大掌门、帮主也都来了？以他们身份不会去贪图什么四品护卫的官衔吧。”

壮汉顿了顿说道：“对呀！鲁兄说的有理，像我虎刀门这种小门派自



然出席，可泰山北斗的少林也来了，那是为何？”

瘦子低声道：“据说，皇帝老儿得到了一把宝剑名叫‘赤蛇剑’，胜者便可持有此剑……”

张三丰和玄隼心中都是一惊，他二人气功修为深厚，对方话音虽小却是听得清清楚楚，唯有凤灵不知。

张三丰一时间思绪万千，心中想道：“听说这‘赤蛇’与‘霜葵’并称南北二神剑，不过‘赤蛇剑’失踪已久，怎的突然在大内中出现？朝廷为何要把此事公布于天下，难道想引起武林纷争？”